

歷史與空間

柳師紀念

回憶柳存仁教授 (1917-2009)

1952年，香港皇仁書院在銅鑼灣畔的新校舍落成不久，是香港光復後頗引人注目的一幢新建築。恰巧那時中學教育剛改制，由第8班至第2班學制改為中一至中五會考，然後中六、中七是大學預科。我們這批剛完成了「官立學校」第6班的學生，由灣仔、掃桿圍、油麻地三處派到皇仁，甫進入這新環境都特別新鮮。

學校的設備還噴着木香和油漆香，學生也初次穿上校服，戲稱「白衣秀才」，戴上紅彤彤的校徽，走在路上，頗為靚艷。教化學的老師為卜博士，中學生遇上卜老師當時是異數。另外一位教中文的、操着帶點北地口音的老師，據說是北京大學畢業生，也令我們尊敬。這位老師就是後來遠渡南溟，在澳大利亞當上國立大學教授、中文系主任、亞洲研究院院長的柳存仁先生。而且，憑着自學和鑽研，他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名譽文學士、哲學博士及文學博士等學位。

那時我們讀的是《中華文選》，為了應付考試所需，柳老師循序地講授課文，要求背誦一些詩詞和古文。後來讀到他的文章，才知道他在講到李璟的《浣溪沙》第三句「還與韶光共憔悴」時，為了搞清楚平伯先生為何引作「遠與容光共憔悴」，特別寫信給他的老師周作人先生請他轉問周先生（見：《道家與道術》P333頁）。柳老師文章中談到多位京劇名角，例如程硯秋、楊小樓等，都是他昔日的好友和捧場的角色。也許深受京劇熏陶，他對戲

章剛

劇很有研究及熱愛。我入學不久，他寫了劇本《文天祥》，結集了同好的師生演出，參加當年的校際比賽，結果掄元。柳老師不知何故叫我替該劇畫海報，自此以後，他的劇本《月落烏啼霜滿天》、《嬰孺》等每屆戲劇比賽都佔鰲頭，我也被他欽點參加美工工作。

教學以外，柳老師的文化活動也很活躍，和戲劇界有接觸，與報界人士聯絡繁多，還參加中英學會工作。1953年，此會舉辦全港短篇小說比賽，他鼓勵我參加，結果得了第三名，該篇小文刊於《星島日報》1953年5月文藝版。由於我對中文的愛好，課餘常投稿報章的學生園地以及《星島晚報》的「星座」、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、《人人文學》等，有年我的中文獎品竟是柳師的作品《庚辛》。

就讀皇仁時，我住在附近的電氣道，恰巧柳師也是同道中人，只不過較我居稍遠。某天，當我在回家路中與他同行時，他認真地向我提出：由於他較忙，無暇照顧子女的功課，希望我可以課後抽空去督促他們溫習。我答應了，於是每星期三，下課後去老師家，檢查定邦和宜家的功課。那時柳老先生還在，這位前清秀才，銀鬚白髮，套褲布履，很標準的京片子，令我肅然起敬。居所是臨街的地下層，可幸那時汽車來往不如今天頻密。兩位小學生都很有教養，稱我「老師」。做滿一個月，柳老師送我個白信封，拆開一看是五十大元，是個大數目。那時我的一篇稿費一般是兩三塊，在《新晚報》的「大家談」每則可獲一元（我們戲稱為「捉雞」），每一兩個月匯集了這些，我便去書店或唱片店選購。

直到中五我面臨升學問題的煩惱和準備會考的忙碌，便停止了給柳師孩子的輔導。離開皇仁前，我拜託柳師轉請國章老師刻了方石章以及請柳師在紀念冊賜墨。他用毛筆寫了魯迅的：「故鄉黯黯鎖玄雲……」七絕一首，也許他意會到我升學的路向。

中學會考和升學抉擇搞得頗慮重重，繁重倉促，以致忽略了向柳師道別便北上經年，也無從執筆和他通訊。十多年後，恍似孫悟空翻了幾個跟斗，越過了幾座大山又回到這狹窄的太平山下。我變了，時世變了，柳師也大變了。較我先返回香港的老同學江潤祥在中文大學研究中醫藥，和柳老師稍有聯繫。久別再敘之下，知道老師這十多年的躍進。待他有次來港講學時，我便到中文大學拜訪他。相見時他待我仍是十分親切熟絡，我們沒有怎樣談往事，似乎盡在不言中。此後他和師母都時會訪港，有時或會中轉內地。除了涉及道學之外，他廣泛的研究內容包羅許多，討論「紅學」、語言文字、古小說等課題都會邀請他參加。他每到港，必與我電話聯繫，可能的話便安排飯聚，他對我也很坦然，有時主動提出飯局叫我邀請某位。某次他應邀在沙田大會堂講道學與道術，兩小時多的講話全無講稿，引證繁多如數家珍滔滔如流水行雲。講罷並無宴請，師徒兩人，漫步沙田市廛尋個晚飯去處，他說想吃齋菜，幾經辛苦才找到落腳地方。可能是應酬多，幾次在港他都想吃素，有時更提出去我家吃個簡單便飯。講起養生，柳師深諳氣功修為，新加坡一位老和尚教的方法，他練了幾十年，可以將「氣」調到身體任何部位。也給我傳授了簡單方法，唯我沒有堅持，所以學不到家。

我一直都希望去澳洲探望老師一家，趁着和潤祥往雪梨開會，我們會後專程去堪培拉，探訪了他和師母的庭院以及住在附近的宜家一家。定邦在雪梨執業牙醫，我們也歡聚幾次。柳師每到香港必因會議或講學，逗留期間有空就會找我辦些小事情，例如買藥、修腳、偶爾的做西服。有次那殘舊的旅行箱鎖頭壞了，要我拿去修，我看了一下，倒不如給買個新的吧。他看了嘀咕了好一會。

在澳洲的時候，他常寫信來，照例用航空郵筒，密密的左傾字體，很典型。稱呼我夫婦為「兄嫂」，下款不是「拜啟」便是「頓首」。很少用電話，絕無用電郵。每有新作面世，有時會叫出版社直接寄贈給我，有時則由他先再校勘，用紅筆改正，然後寄我，使我讀時分外感動。

去世前幾年，他健康漸差旅外較少，我因難務纏身也少關心老師。聽宜家說：柳師胃納欠佳卻經常埋首通宵寫作，忘記了休息。2009年暑期我在英國突然接到潤祥來自澳洲電話，柳師8月13日在睡夢中仙逝。我未能趕回與他告別，立心要高篇悼念文字。回港後把他的著作找出列在案前，也在網上閱讀了大量報道和評議他的文章，發覺有幾位專家提及日寇侵華時在淪陷的上海柳雨生的歷史，我感到一位熱愛文學工作的廿歲青年，在當時環境中，參加了那些事情可以諒解。而且，瑕不掩瑜，柳師在我們心中仍是位關心學生鼓勵青年的好老師，又是一位孜孜做學問認真求考證、多方面有成就的學者。

2008年潤祥的《內經知要》付梓，柳師撰寫了很有分量的序言。由於潤祥是將該作獻給柳師感謝他半世紀以還的教澤，特令我另附一序以表此意。燕文中頌曰：「英英夫子，醜爾沃沃。蔓蔓良苗，其雋灼灼。憶師早歲授中國文學，兼羅文史，卓然典雅，數十載享譽國際學壇。治學甚嚴，訓誥考證允稱泰斗，博覽強記，文史儒道佛藏如數家珍。學海高航，掌舵任導演；兼擅六藝，甄飭漫步，撰劇本善用三法印。著作等身，和風堂鴻文五卷，劇壇祭酒，銅鑼灣飲譽十年。魯殿靈光，南天今懸北斗，清輝曜世，華夏復見孔丘。誨爾諄諄，畢生承受；木鐸秩秩，永誌編音。」言辭出諸肺腑，文稿曾呈柳師批閱，亦為學生呈交老師的最後一篇作業。

坊間對柳師生日常頗有不同報道，據定邦告我，正確日期是1917年8月11日。今年應為冥壽98歲。



柳存仁老師題送作者的部分著作。作者提供

書若蟬蛻

葉輝

大笪地及其玄奧

話說1841年1月26日，卑路乍 (Edward Belcher) 率領英軍在水坑口登陸，並且舉行升旗儀式，以顯示正式佔領了港島，故此當地被稱為「佔領角」(Possession Point)，後改稱為「佔領街」(Possession Street)，一度音譯為波些臣街。英軍在此設置軍營，其後軍營遷往中區，當地居民又將此地俗稱為「大笪地」，由是演變成雜貨、飲食、賣藝及遊樂之地，與民間生活得以融合。

「大笪地」的前身本有很多故事，可追溯到160多年前，其時乃本港開埠初期，大批華人從內地遷徙至此，亦聚居於此，由於人口忽爾驟增，衛生環境不免日趨惡劣，而此地居民本來就來自五湖四海，可謂龍蛇混雜，治安亦大有問題；及至1894年，太平山街一帶爆發鼠疫，引致死者甚眾，一個月內就有450多人病逝，港府於是下令封閉了太平山街鼠疫區，立例將民居悉數收回，在全面清拆之後，所得土地改建為卜公花園；同時更推行病理研究，開辦病理學院。

聞說在1949年之後，從鄉間來到香港的中國人，要是找不到親友，大多會來到「大笪地」尋人，或打聽親友的消息，因此，其時「大笪地」一度成為鄉親重逢之地，或團圓之地；數十年匆匆過去了，而一切俱往矣，如今「大笪地」已闢建為一個毫無特色的中式花園公園了。也許，此時此刻的香港，總是不斷假借發展之名，將街道、村落、房屋和店舖都肆意遷拆，那就該合該再沒有故事了。

當中如果有什麼玄奧，合該一如飲江早年的一首題為《玄奧》的詩所言：童年時經過米舖，或隨便一間雜物舖；「隨便捧起一把米，」那把米一粒一粒漏下/ 那把米一粒一粒漏下/ 在你幼嫩的指縫間/ 噢，你著老了的指縫間/ 有句話說玄奧玄奧/ 那天你踏進家裡/ 母親挨在廚房裡嘆：叫你買斤油，/ 你呀，你足足去了成世！」

那天午後，與詩友馬若和飲江到中上環的山街閒逛了半天，一路上走過一些古老的街與巷，多所感觸；經過了九如坊、太平山街、樓梯街、水池巷、東街、西街、水巷；經過了高陞戲院遺址（據說二樓正中曾設有女賓專座），還經過了四方街（那是我童年的舊居所在）、儒林台（那是飲江的舊居所在），如此這般就遊走了一個下午，彷彿就歷盡此城的前世和今生了，那才發覺，當中還有另一種玄奧：很多記憶中的舊事舊物，都一如從縫間漏下的米粒，話無就無了。

那天大概走過上世紀30年代的「二奶巷」吧，此巷據說就在安和里，傳說當年富有人家在此巷安置「二奶」；儘管在民國時期，於1930年公佈《民法》，規定了一夫一妻制，但民間納妾之風依然大為盛行，香港則要到1971年才取消大清律例，故此在上世紀30年代，本港富有人家乃有隱蔽的「二奶巷」，有人因而戲稱，此巷之所以隱蔽，敢信是由於見不得光。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畫禪心 (十五)

唐代高僧龍山和尚 (之二)

一池荷葉衣無數，
滿地松花食有餘。
剛被世人知去處，
又移茅屋入深居。

唐代高僧龍山和尚詩 (之二)
素仲記畫
甲午夏日



龍山和尚隱居深山，有一個傳說，是他被另一高僧洞山良价發現，於是，他把茅屋燒了，再隱居到更深的山裡。這首詩正是表達了他個人對隱居理想的追求，詩中寫荷葉是衣，松花食不盡，充滿對大自然給予物質的讚頌。

說起對自己理想的追求，我也很敬佩龍山和尚。每個人都有他對原則的堅持，我們都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抉擇。我反而認為現代人好像都習慣集體行為，偶爾有人不喜歡世俗的共同話題及習慣，即被冠以「不合群」，甚至被誤會為「自閉」。

生活點滴

趙魯璐

貓咪從來不慌張

吃過晚飯，牽兒子去小區中庭散步。白天下過淅淅瀝瀝的小雨，直到四點鐘才收住，令傍晚的空氣清新冷冽，潮濕的風吹在身上已經有了絲絲涼意。我一邊張羅着替幼子披上棉紗質地的襯衫以防夜涼襲人，一邊邊拿起手機揣在線衫兜裡，嘴上念叨着：手機、錢包、鑰匙……齊了，隨手關門下樓。

今天來得早，小孩不多，我便讓兒子獨自玩耍。我尋找一處有頂棚遮蔽略顯乾燥的長椅坐下來，看着兒子嬉戲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守護者，雖然滿懷心事，雙眼卻警惕地看緊孩子的步伐和周遭的環境——這是一個危機四伏，充滿不確定危險因子的世界。自打兒子出生，我就沒有鬆懈過緊繃的神經。聞聲笑笑我如驚弓之鳥緊張過度，但我因職業關係見過許多幼兒事故，深知大部分的傷害都來自短暫的疏忽，甚至一秒鐘的大意也會造成一生的遺憾。不過就算再防範，我的孩子仍經常摔受傷，是男孩的天性讓他隔三差五與瘀青擦痕、藥水膠布為伍。因此我也只能在加強戒備之餘，聽之任之淡然處之。

就像剛才，他奔跑中一個趔趄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揪心慌張，眼看他的額頭就要撞到水池邊沿，他卻機敏地偏過頭去，令我虛驚一場，倒引得我身邊趴着的貓咪豎起耳朵抬頭來張望我。這是一隻黃白相間的野貓，皮毛順滑，體態豐腴。牠不太怕人，

正旁若無人地倚在長椅旁，就好像睡靠在貴妃榻上一般，身姿無比婀娜撩人。牠也默默地看着眼前奔跑的小人兒，眼神飄忽，鎮定自若，不時優雅地抬起一隻前爪，輕吐舌舔弄一番。

真想學一學貓咪從不慌張的樣子，如果沒有過分地驚擾牠們或充滿侵略意味的逗弄，小區的野貓常常是慵懶閒適毫不驚慌的，牠同類的人類自擾、慌慌張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人們常常慌張，是因為對未知的明天沒有準備，對暗礁洶湧的人生充滿敬畏。但野貓的一生，灑灑不羈，毫無牽掛，牠只需要依靠動物生存的本能行事，牠好比是落拓的浪人，是遊蕩的俠客，是閒情的逸士，或是落落風塵的孤高女郎。於貓，這是天性；於人，則是氣度——溫和安詳的寵辱不驚，必來自強大的內心和世故人情的閱歷。

不遠處，兒子在我的視線之內尖聲笑着奔跑玩耍，腳上套着臨出門特意換上的雨鞋，與一旁並不經常玩耍的小孩瘋狂踩水，他才不在乎同伴是否陌生，很快與對方玩在了一起。而守護那小名孩的老太與我照了個面，露出一個善意的微笑，趨步上前欲與我搭訕，我心中很快組織好了交流育兒經的尋常話題，也微笑着迎向老太的目光。

與此同時，一旁斜坐着的貓咪打了個哈欠，百無聊賴地踱着安靜的步伐走開了。

豆棚閒話

佳藕天成

唐詩「夜月紅柑樹，秋風白藕花」，寥寥數語，即觸及了秋天的核心。這時節，柑橘漸紅，池塘裡原本翠綠的荷葉則開始枯敗，形成了一輪此消彼長的景致。植有蓮荷的水澤，進入了採藕季。圓潤肥大的藕節，被從水底的腐泥裡扯出，稍加洗濯，即還原本色，除了展示出出水鄉物產的豐饒，也構成了湖岸文化的悠遠母題。

南方各地，河流湖泊交錯，利用陂塘水池種藕，是代代相傳的謀生之道。我的祖籍湖南鄉下，藕是最能展現鄉居生活美學的作物。過去，鄉民都是任由藕在水塘裡自長，無須費心照料，亦不影響做其他活路。到了收藕時節，人們順着荷葉的走向，跳入池塘，赤腳踏到爛泥裡試探藕所在的位置，稱為踩藕。腳踩到一條，俯身一撈，然後丟到身旁的小船上。

藕愈堆愈多，船身都被壓得快與水齊平了，採藕人仍然不肯停手。岸上看熱鬧的人這時會開玩笑大聲喊，再不回來船就被壓沉囉，採藕人才微微一笑，推着滿載的平底船，往岸邊過來。這天晚上，村裡的小孩子，每個人手上都會有一截煮熟的藕做零食，大家要互相比較，看誰嘴裡拉出的藕絲最長。

這種半野生的藕，藕節粗短，皮色黃紅，肉質緊實，水分少而富含澱粉質，適宜燉湯，極為佳美。也可以把藕刨成碎末，放到水裡浸泡擠壓，把渣滓濾去，沉澱下來的粉漿曬乾後，就是藕粉。想吃的時候用沸水加上白糖沖調，即是富有營養又易消化的甜藕羹。鄉村有老人的人家，每年採得新藕，都會自製藕粉，作為老人的早餐。由藕所演繹出的農耕文明的生



青絲

如今種藕，品質和產量都得到了改良。網絡圖片

活形態，恍如一首古風悠遠的歌謠，讓人感受到了一種持久的溫暖。

如今鄉村種藕，品質和產量都得到了改良，種植方式也是迥異，藕種是鋪放在淺水裡，採收時再沒有了踩藕的環節。結出的藕節又被稱為果藕，玉色鮮嫩，可以斜切成薄片生吃，微甜而脆，沒有野藕微澀的口感，但也不再有人入口粉融的滋味。最好是素炒，把藕片放到清水裡漂洗，去掉切片時溢出的粉漿，炒起來會更具嫩滑感。也可以削皮切段，以米醋浸泡，加少許糖和辣椒，次日即成酸甜脆口的酸藕，味極清爽。如果恰巧有蜂蜜的話，把藕切片，晾乾水分，用蜜浸漬。蘇軾詩曰：「鑄鐵敲折青珊瑚，味如蜜藕和雞蘇。」早在宋代，蜜藕就是備受推崇的淘美佳味。

不過鄉下蜂蜜難得，人們多是用麥芽自製糖漿，用以浸漬藕片，風乾後可以久留。遇有客來，即可裝出一小碟饗客，名曰「糖菜」。要是想吃得再精細一些，則用沸水把柿餅和杏乾泡軟，佐以藕糖片一起吃，名為「果子乾」。那種甜美的滋味，足以黏補生活的微小縫隙。

試筆

王曉藍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

我的書桌和窗台

每天睜開眼睛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坐到窗台前的書桌旁，欣賞窗外的世外桃源。我自小體弱多病，經常進出醫院，少有機會四處遊玩，最後家人跟從醫生的建議，把我安置在郊外的兩層洋房裡休養。我的睡房位於洋房的二樓，大窗前置着書桌。雖說是書桌，但上面放置的並不是書本，而是畫冊和相簿，相簿裡都是家人出遊時特地為我照的風景照，明媚動人。我最喜歡坐在書桌前，看外面的山水，結合照片中的美景神遊其中，再把自己幻想出來的景象畫到畫冊上，不知不覺便積了很大的疊。

今天的陽光和煦，明媚卻不會過於猛烈。我伏在書桌上感受陽光溫柔輕撫皮膚的觸感，暖烘烘的感覺使我整個人都變得懶洋洋，心情也跟着好了起來。窗台外種着一棵大樹，樹枝就在觸手可及之處，上面築着一個小小的鳥巢，鳥兒們似乎也跟我一樣，享受着那安撫人心的陽光。向上看去，天空湛藍，雲朵向着同一個方向緩緩飄動，並不時變換形態，一時像張口索食的鳥寶寶，一時又如青翠的葉叢，有時又彷彿母親在花園栽種的嬌艷花兒。不知過了多久，一束束橙光由遠處的地平線射出，像不小心灑在淡藍色地板上的稀釋橙汁，愈變愈濃，掩蓋了本來佔多數的藍色。這時，紅色中混雜了很多不同的色素，迷人的紫霞，燃燒的火紅、深遠的寶藍、燦爛的金黃以及一些不能言喻的奇妙色彩。但這使人難以忘懷的美景都只是曇花一現，沒有停留多久便轉

瞬即逝。一切還未結束，四周的景色有如一首交響樂，經過了平淡的前奏，節奏逐漸激昂，接下來才是最精彩的高潮——時間正步入晚上。

夜晚才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分，我對它有着莫名的嚮往和幻想。或許有一天，我會躺在海面上，天空中無數大大小小的繁星映照在水上，彷彿就在我的身旁，我與星辰一起浸淫在冰涼的海水中，它們輕撫着我的髮際，緊貼着我的皮膚，與我一起在幽靜的夜裡共舞。月亮則是一位慈祥的母親，默默站在遠處看着自己的孩子們玩耍。只有到晚上的時候，我才不是孤獨一人，我會躺在被窩中，閉着眼睛聽着小夥伴們為我歌唱的安眠曲，溫柔的旋律安撫着我疲倦的心靈，這時候我才能放開我緊鎖的眉頭，安然入睡。

樂曲終結，經過短暫的中場休息，新的音樂再響起——早晨再度來臨。今天的太陽沒有露面，鳥兒們都鼓譟不安，終於，沒多久天便下起了細雨，雨水打在我的書桌上，形成一個大水塘，但我並沒有把窗子關上，反而更奮力地把身子伸到窗外，因為我看到那無懼風雨，仍在無盡的天空中翱翔的飛鳥。牠們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的身影使我着迷，我伸着手臂想要撫牠們的羽毛，彷彿只要擁有那身羽毛便能隨心所欲。可是我怎樣也碰觸不到，牠們轉瞬即逝。我垂下手臂，將心中的某種心情抑壓，把身子退回房間，繼而取出畫筆，繼續着那天馬行空的想像……